

■ 图片故事



三代人的高考

□ 韦良秀 文 / 图

从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至今，已经41个年头了。41年，在岁月之河中算不了什么，但对于人的一辈子而言可谓漫长。如果把“41”这个数字与高考联系起来，心中又会激荡起一种难以名状的情感。

父亲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考生。据他回忆，那年，正在下乡插队的他突然从村头的大喇叭里听到恢复高考的消息，便立刻放下锄头，激动万分地狂奔回家，从箱子里翻出仅有的几本书，紧紧地攥在手里。当时，几乎没有所谓的复习资料，他便和报名考试的邻居组成了一个复习小组，白天干活，晚上几个人就把各自手头上的教材集中起来，然后围坐在煤油灯下交换着看。时间过得很快，转眼到了高考的日子。那是一个冬天，奶奶早早地起了床，把六个煮熟的鸡蛋连同满满的期望一同装进父亲的挎包里。等待的结果是漫长的，在那一天天的煎熬之后，得到的却是父亲落榜的消息。爷爷很生气，觉得父亲给家里丢了脸，老人家一连两个月都没出门，父亲也整日闷闷不乐。在奶奶和姑姑们的轮番劝说下，半年之后，家人总算有了笑脸。但是，由于种种原因，父亲后来再没参加过高考，这也成了他心中不小的遗憾。

因为父亲高考失利，考大学的“光荣使命”一下子落在了我的肩上。尤其到了高中阶段，父亲就一再嘱咐我，一定拿出所有力气，考上一个名牌大学。为了圆梦，父亲和母亲省吃俭用，给我买了录音机、随身听以及各种英语磁带。然而，那时正值青春时期的我，却迷恋上了音乐。白天从同学处借来流行歌曲磁带，晚上躲在被窝里偷偷听。那次，正听得入迷，被子一下子被掀开了，我一个激灵，看到的是一张怒目圆睁且极其失望的脸。父亲长吐出一口气，我知道那是在极力压制怒火。几分钟之后，他坐在床边，竟然心平气和地跟我谈起来。我记得很清楚，我们爷俩

说了整整一夜的话，那一晚，我真切感受到了一个落榜父亲的殷切期待。从此，我心无旁骛，整个人都和学习融为一体了。转眼间，距离高考只有一个星期了，父亲和母亲便对我进行全方位的照顾。从作息时间到每日食谱，从身体按摩到精神减压，可谓无所不及，无微不至。当时的高考被安排在7月，天气非常炎热，在41摄氏度的高温中，我完成了“家族使命”，如愿以偿地考上了一所重点大学。拿到录取通知书后，父亲极庄重地将其摆放在爷爷的遗像前，然后默默地站着。突然，他的双肩微微颤动起来，那一刻，我再次体会到了这张录取通知书的分量，体会到了父亲心中的复杂情感，心中顿觉五味杂陈。

今年，女儿参加高考。一直以来，我和妻子并没有给她定什么目标，因为我亲身体会过那种“压力山大”的滋味，我们不想将这种感受再延续下去。再者说，现在的各种资讯以及周边人的态度，早就给面临高考的孩子们铺就了一张无形的网，在这种环境中，父母的平心静气对孩子的正常发挥绝不是坏事。话虽然这么说，但我觉得当孩子进入考场的那一刻，自己还是会心绪难平。纵然现在的高考早已不是父辈那个时期的“一考定终身”了，但对于每一个高考的孩子来说，成绩的高低将在一定程度上决定未来的走向，谁不希望他们考出一个理想的成绩？不求光宗耀祖，只为有一个更加广阔的前程，这大概是为父母者共有的心情吧。

几十年的高考，承载了无数家庭的喜怒哀乐，唤醒了一代又一代人的记忆，见证了整个社会的变迁、发展和进步。又是一年高考时，希望所有的考生，无论结果如何，都能够用一颗平常心对待，毕竟，它只是人生当中的一次考试。人生路漫漫，将来的“测验”还会很多，需要做的，就是不断地努力和拼搏。

再见，老屋

□ 韦耀武



去年秋，弟弟打来电话，说想把老屋拆了，可是父亲不同意，他想让我帮着做做父亲的工作。

这工作不太好做。老屋是父亲和母亲一砖一瓦砌起来的，凝聚着他们的心血和汗水。父亲把老屋也看作是他的一个孩子，要拆掉，他肯定不愿意。

老屋其实不老，建成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，墙是土砖，顶是青瓦，用现在的眼光来看，当然是“老”了。

当年建这栋房子时，父亲和母亲吃尽了苦头。要建房，首先要有地基。我们村是个大村子，人口稠密，地基难觅。父亲申请宅基地的时候，还是大集体，父亲找了生产大队很多次，队上总算给父亲指定了一块地。但那根本不是地，而是一座小山，要建房必须把山挖平。

自此后，父亲和母亲白天去生产队上工，收工回来吃过晚饭，点上煤油灯对那座山开始了卓绝的愚公移山。一把锄头，一根钢钎，一辆手推，就是他们所有的移山工具。经过两年多的奋战，那座山到底被挖平了。

有了地基，还得有建房的各种材料。首先是砖，那时候农村建房多是“干打垒”的土坯墙，父亲想超前，不想用土坯，但又

没有红砖，就算有红砖也买不起。父亲和母亲用推车从10多公里外一车车拉回粘土，将粘土加水和成泥，再赤着脚一脚一脚将泥踩匀实，然后把泥按实在一个木模里，脱掉木模晒干后就成了一块块土砖。这些砖又耗去了差不多两年时间。

砌墙没有石灰，父亲又琢磨着砌了一个烧石灰的土窑。

父亲和母亲就这样燕子衔泥般一点点凑齐了建房的材料，个中的艰辛，我作为长子，也曾体味和目睹过。新房落成，乡邻们都夸父亲有本事，父亲也很骄傲，这以后我们三兄弟结婚成家，再也不会像他们弟兄那样，本该情同手足，为房子却闹得视若仇敌。

进入新世纪，我和小弟相继进城，在城市买房安了家，小弟把父母也接去了身边。大弟在老家住着所有的房子，那些房子他根本住不了。2013年，老家搞新农村建设，镇里统一规划建设的新农村，房子建得别墅似的很漂亮，而且各种配套设施很齐全，一点不比城里的小区差。大弟果断地搬离了老屋，住进了新房。

父亲和母亲当年历经千辛万苦做起来的房子，才仅仅30多年却成了累赘，住没人住，

卖更没人要。房子长期不住人，不检修，一旦漏雨，就会垮塌。大弟想着趁有些木料还可以用，不如干脆拆了，总比就这样废弃了强。

我给父亲做工作，父亲还是不同意，说起当初建房的辛酸，说着说着竟泪流满面。无奈，我只得让大弟放弃拆掉老屋的想法。

促使父亲转变的是春节回老家过年。我们那个村子的人们都已搬到了新农村，昔日热闹的村街上，有数栋空寂多年的老房子，倒塌成了残垣断壁。父亲在老屋前留了个影，感叹道：“早知社会发展这么快，我们当初干嘛那么辛苦做这个屋呢？”良久，父亲又说：“老屋，拆就拆了吧。”

老屋拆了，拆不掉的是老屋的印记，以及对那个时代的记忆。改革开放40年，改变着每个人的生活，衣食住行，时刻都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巨变。我由衷地赞叹时代的进步，也热切期盼国更强，民更富，生活更美好。

■ 每日连载

这里有劳动关系的曲折故事，这里有工会工作的形象解读，这里有工会干部的炽热情怀……这是一部可以当工会教程读的小说——

人民利益

——工会主席的维权故事

□ 关明

江山机械厂“马千里小组”再次获得“工人先锋号”，秦勤再次当选劳动模范。

五一表彰会之前，秦勤还在厂里加班。

近期以来的企业，几乎成了她一个人的战斗。

今年以来，工厂生产任务严重不足，同一班组的姐妹们都暂时下岗了，只有她一个人在岗位上坚守着。她说，如果我一走，咱们这个班组的队伍就散了。这么多年，马千里小组的旗帜传到我手里，只要我在，就不能让它倒下。

工厂的活儿断顿了，她通过开劳模会时认识的关系，到外面揽来各种各样的加工业务。秦勤那天上门联系业务时，企业老板对她说：“秦劳模，我小时候就听说过你，何必费劲揽回你厂里？干脆到我们厂吧，给你开三倍的工资。”秦勤说：“谢谢你的好意，不是我不想多挣钱，而是工厂的那么多工友也要生活，我是在给我们厂干活，不是为我自己。”一番话说动了那位老板，他感慨道：“现在这样为企业着想的员工真的不多了。”

秦勤一个人吃力地拖着长长的棒料，走在通向车间的道路

上。夕阳把她的身影拖出老长，那长长的棒材，就像长长的尾巴，和她的身影叠印在一起。

她走过厂里的“劳模街”，那上面她的照片还在，下面写着一行字：江山机械厂生产能手。不过已经褪了颜色，她想起当年，这是多么热闹的一条路啊——每到大会战的时候，这条路的两边总是插满了彩旗，车间的墙壁上刷着标语：

“大干六十天，跑步进入八十年代！”

“向劳模秦勤学习！”

当年，当工人是一件很自豪的事，一身工装出门去，总能引来大片的目光。特别是江山机械厂的厂标，总会引来极大的回头率。

这么多年来，对秦勤来说，唯一不变的就是劳动。前些日子，厂里曾经和她商量，准备把这个车间，这个工段，包括他们小组整体裁撤。原因是设备太过老化了。她拿着一卷锦旗，向厂长赵德柱求情说，马千里小组在太行山的炮火中成立，在新中国的建设中成长，这块牌子就是我们班组的军旗，比我的生命还要重要。

有早先离开姐妹来看她，劝她心眼儿活泛点，她总是说，



我要是走了，这个组就散了。咱们组从太行山下走来，当年的旗子，是毛主席亲笔题词，朱总司令亲手发给咱们厂的。这就是我们的传家宝。如果在我手里丢了，对不起前面的十几任组长们。

她又想起，当年参加市里的文艺演出，一直记得那首歌，《年轻的朋友来相会》：

“再过二十年，我们重相会，伟大的祖国该有多么美！天也新，地也新，春光更明媚，城市乡村处处增光辉。啊，亲爱的朋友们，创造这奇迹要靠谁？要靠我，要靠你，要靠我们八十年代的新一辈！”

她没想到二十年后，会是这个样子。一切恍如昨日，一切又恍如隔世。

赵德柱远远地跑过来，看到她说，秦勤，这次你又被评上省劳模了，厂里通知你，明天去开劳模大会。

秦勤把手里的棒料一抛，坐在路边的荒草堆里，掩面而泣。
(连载18)

■ 征稿启事

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？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？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？如果有，那就用笔写下来，给我们投稿吧。